



小石山房叢書

1 曾 4
622
6



明善  
號 622  
卷 6

岳陽風土  
記一卷



岳陽風土記序  
 昔之人以罪去國往往不獲善地其尤甚者則惺齷之與  
 羣魑魅之與鄰必令厭苦而思他徙而世有拓落之士達  
 觀宇宙之表施施漫漫不以僂人屑意雖窮荒絕徼不憚  
 搜剔翦刈之勞務以發露造化之秘以娛其耳目若柳子  
 厚黃溪鉅鈔諸記鋪敘山水奇勝以謂鄴鎬鄧杜有所不  
 及至樂於夷而忘其故土及以其所記徵于今之吏永者  
 皆稱湮漶不可考覩乃知當時固有所託以凝神而釋慮  
 也假令子厚處善地其文或不能與山水爭奇勝而耳目  
 之觀無不當意則又無俟于文以自娛者然則古今去國  
 之臣蓋有幸不幸焉岳州自楚通中國之後其地當文明

岳陽風土記序

正位其形勢甲於天下余嘗登岳陽樓以南望衡湘北窺  
夢渚西窮巴峽東瞰鄂黃所謂上下天光一碧萬頃造化  
自然之秘不待搜剔翦刈而自得于湖山千里之外雖善  
記者不能益其奇勝及詢其風土則有故宋范晦叔氏之  
記具在大都州氓勤業而嗇出閭閻之需不仰給四方得  
日厭魚鮮而飫秬秠縉紳家無華屋文繡之侈爲奇伎淫  
巧者不輕闖其境今之稱善地者疑無逾此卽敘遷者得  
之以爲幸矧去國之臣有厭苦而思他徙者哉昔范公以  
直道不容於朝出監酒稅秩至眇耳然猶惓惓于風土之  
記則公之所自慰藉于岳陽者何如也同年少崖許君曩  
由水部郎陟觀察大夫嘗以其權專制一道與方伯連帥

等顯矣竟遭讒黜迴旋一倅同時去國者多駸駸進復顯  
列而君獨二年不調然每見君略無厭苦狀豈是邦風土  
故能縻繫遷客而君之所以凝神而釋慮者抑自有在耶  
君爲人拓落而尤善爲子厚之文然不肯輕吐一語以別  
自爲記惟取范本刊正以傳又知君不欲與山水爭奇勝  
乃屬予序之是歲癸亥立冬吳郡徐學謨書於江夏舟中

岳陽風土記

宋宣德郎監岳州在城酒稅務范致明撰

岳州南鄰蒼梧之野古三苗國地又為糜子國春秋文公  
十一年楚子伐糜即此地也戰國末屬楚羅子國秦并天  
下為長沙郡漢因之以為要扼之地置戍以鎮之建安中  
吳使魯肅將兵萬人屯駐於此吳錄云晉分長沙之邑為  
巴陵等縣置建昌郡在巴陵今州即建昌郡也以陶侃鎮  
之後省入長沙至宋文帝又分其地置巴陵郡齊武帝永  
明二年封子子倫為巴陵王遂為巴陵王國子倫為明帝  
所害梁武帝封齊明帝子保義為巴陵王奉後以繼三恪  
元帝都荊州立巴陵郡武帝末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赤

岳陽風土記  
亭湖卽其地因以名之後平陳廢郡改爲巴陵縣煬帝元年改爲玉州又改爲羅州三年又改爲巴陵縣唐武德四年蕭銑置巴陵郡華容沅江及汨羅湘陰五縣六年改爲岳州省羅縣天寶元載改爲巴陵縣乾元元年復爲岳州至南唐遂爲周行逢所有隸武平軍節度武平舊朗州今鼎州是也是時猶屬湖南皇朝下荆南始隸湖北巴陵荆湖二流之合劉備既定蜀孫權往求荆州不得使魯肅以萬人屯之輿地誌云巴邱有大屯戍魯肅守之今郡城乃魯公所築也酈道元水經云巴陵山有湖水岸上有巴陵本吳之邱閣城也城郭殊隘迫所容不過數萬人而官舍民居在其內

州地客山高主山隱伏不甚利土人而僑居多興葺者俗謂之扁擔州

皇朝岳州領巴陵華容臨湘平江沅江五縣元豐末鄂州通城縣隸岳州其後又以沅江隔湖割隸鼎州而通城復以還鄂今領四縣

岳州常賦之外與他州名額不同者茶籠竹箭籐翎毛魚麴蘆蔴鐵葉窰竈

巴陵本下雋縣之邱漢書地理誌下雋縣屬長沙郡按今在鄂州蒲圻縣界此其地耳水經所謂本吳之巴邱邱閣城也晉平康元年立巴陵縣於此後置建昌郡宋元嘉十六年立巴陵郡城跨岡嶺濱阻三江蓋巴陵對長洲其洲

南分湖浦東北屈大江故曰三江也三水所會亦或謂之  
三江口夾洲列關亦謂之巴陵關江記言羿屠巴蛇於洞  
庭積其骨爲陵淮南子曰斬蛇於洞庭今巴蛇冢在州院  
廳側巍然而高草木叢翳張燕公有登巴邱望墨山之詩  
兼有巴蛇廟在岳陽門內太守歐穎廢之

岳陽樓城西門樓也下瞰洞庭景物寬闊唐開元四年中  
書令張說除守此州每與才士登樓賦詩自爾名著其後  
太守於樓北百步復創樓名曰燕公樓

山海經言洞庭沅澧之交瀟湘之淵是爲九江之門按澧  
鼎沅湘合諸蠻黔南之水匯爲洞庭至巴陵與荆江合而  
東州據其上水經云湘水右會小青口資水也世謂之益

陽江右則沅水注之謂之橫房口東到微湖世謂之糜湖  
西流注爲江謂之糜湖口左則澧水謂之武陵江凡此五  
水注爲洞庭比會爲大江名曰五瀦戰國策曰秦與荆戰  
大破之襲郢取洞庭五瀦楚辭帝子降弓北瀦皆其地也  
寰宇記云郡有青草洞庭巴邱三湖青草湖中有青草山  
冬春水落皆茂草也洞庭洞府之庭上有洞庭眞君廟堂  
巴邱之名今不著青草湖在壘石山與洞庭相通其南羅  
水出焉故羅縣在其上其東汨水出焉下有潭謂之屈原  
潭屈原懷沙自溺之所忠潔侯三閭大夫廟在其上  
樂史言大江在巴陵東北流入洞庭今洞庭水會于江非  
江流入洞庭也荆江出巴蜀自高注下濁流洶湧夏秋暴

漲則逆泛洞庭瀟湘清流頓皆混濁岳人謂之翻流水南  
至青草湖或三五日乃還俗云水神朝君山

岳陽井邑舊皆瀕江郡城西數百步屢年湖水激齧今去  
城數十步卽江岸父老相傳今江心舊闌闔也瀕江沙磧  
地尙有稅絹甚重云祖來宅稅今不會除改北津舊去城  
角數百步今逼近石觜蓋荆江口嗽而南湘江日嗽而東  
也

江西沙洲舊長洲今名鱖魚觜昔傳有異人云觜生過岳  
陽樓卽出狀元岳陽樓舊岸有港名駝鶴港商人泊船于  
此地勝千石載今已湮沒如平陸不復通舟尾通君山後  
湖丁晉公南遷還岳陽見江西新生洲云此洲生當有眞

人臨此皇祐二年英宗以團練使鎮岳州及登寶位果符  
其說

岳陽樓上有呂先生留題云朝遊北越暮蒼梧袖裏青蛇  
膽氣虜三入岳陽人不識朗吟飛過洞庭湖今不見當時  
墨跡但有刻石耳先生名岩字洞賓河中府人唐禮部尙  
書渭之孫渭四子温恭儉讓讓終海州刺史先生海州出  
也會昌中兩舉進士不第卽有棲隱之志去遊廬山遇異  
人授劍術得長生不死之訣多遊湘潭鄂岳間或賣紙墨  
于市以混俗人莫之識也慶歷中天章閣待制滕宗諒坐  
事謫守岳陽一日有刺謁云回巖客子京曰此呂洞賓也  
變易姓名爾召坐置酒高談劇飲佯若不知者密令畫工



傳其狀貌既去來日使人復召之客舍主人曰先生半夜去矣留書以遺子京子京視之默然不知所言何事也今岳陽樓傳本狀貌清俊與俗本特異楚澤門碧湘門舊甕城門也楚澤門經火不復完治今但有遺址

灘湖在州南春冬水涸昔人謂之乾湖水經謂之滄湖秋夏水漲卽渺瀰勝千石舟通閤子鎮

灘湖諸山舊出茶謂之灘湖茶李肇所謂岳州灘湖之舍膏也唐人極重之見於篇什今人不甚種植惟白鶴僧園有千餘本土地頗類北苑所出茶一歲不過一二十兩土人謂之白鶴茶味極甘香非他處草茶可比並茶園地色

亦相類但土人不甚植爾

灘湖井唐人嘗稱甘水今荒穢不治汲者亦少當不逮昔也

魯將軍廟在會泉門外乃魯肅廟也孫權使肅守巴邱後人祀之

劉備既與肅畫湘爲界遂築地烏沙鎮對壘在州北六十里俗謂之金門劉備城南樓陽公臺皆見岳陽詩咏今並無遺跡可踐或云楚澤門舊南樓也今廢

孟浩然洞庭詩有波撼岳陽城蓋城據湖東北湖面百里常多西南風夏秋水漲濤聲喧如萬鼓晝夜不息激齧城

岸歲常傾頽滕子京待制欲爲偃虹隄以捍之計成而滕  
移郡後遂不果江岸沙磧中有冶鐵數枚俗謂鐵柳重千斤古人鑄鐵如  
江岸沙磧中有冶鐵數枚俗謂鐵柳重千斤古人鑄鐵如  
燕尾相向中有大竅徑尺許不知何用也或云以此壓勝  
辟蛟蜃之患或以爲可石疑其太重非舟人所能舉也或  
以爲植木其內編以爲柵以禦風濤皆不可知龍興觀故基在太平寺東舊有西閣爲登覽之勝見滕公  
龍興觀故基在太平寺東舊有西閣爲登覽之勝見滕公  
詩咏皮日休陸龜蒙亦爲觀步之什今治平寺江路兩山  
間林木邃密故基存焉天禧中賜名天慶昔時觀名因而  
泯沒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  
白鶴老松古木精也李觀守賀州有道人陳某自云一百

三十六歲因言及呂洞賓曰近在南嶽見之呂云過岳陽  
日憩城南古松陰有人自杪而下來相揖曰某非山精木  
魅故能識先生幸先生哀憐呂因與丹一粒贈之以詩呂  
舉以示陳陳記其末云惟有城南老松精分明知道神仙  
過明日陳行留之不可後年餘李守岳陽因訪前事果城  
南有老松以問近寺僧曰先生舊題詩寺壁久已摧毀但  
能記其詩曰獨自行來獨自坐無限世人不識我惟有城  
南老樹精分明知道神仙過後爲亭松前曰過僊亭舊松  
枯槁今復鬱茂得非丹餌之力耶隋末校尉董景珍率鄭文秀共立蕭銑爲梁後乃封景珍  
隋末校尉董景珍率鄭文秀共立蕭銑爲梁後乃封景珍  
爲晉王文秀爲楚王今北廟董王廟南廟鄭王廟也圖經

以鄭王廟爲巴陵今鄭德鄰昔遇洞庭君者非也海眼池在嵩州夾舊傳潛通江海今湖泥湮沒不復如昔紫溪臺亦曰紫荆臺在澱湖上下有石高四尺曰紫溪石南廟乃孝烈靈妃孝感侯廟秦武陵令羅君用因督鐵運溺水死其女挈弟尋父屍不獲遂相繼赴水死邦人哀而祀之謂之羅娘廟靈響著凡有舟楫往還祈之利涉後唐明宗天成二年丁亥湖南馬殷承制列姊在左弟在右元豐中始賜今封岳人禱祠無虛日舊在烏龜渡南祝者以爲不便託言神意遂移今廟按李瀕寄遠詩曰化石早曾聞節婦沈湘何必獨靈妃其意似與今聞差異董景珍鄭文秀旣立蕭銑爲梁後築臺城南今失其處

崔魯有登岳陽樓雲夢亭夜登洞庭樓三詩今雲夢洞庭亭樓莫知其處

太平寺舊傳爲屈原宅蓋屈原被逐寓此廣教寺後唐永安寺舊爲聖善寺故基昔呂雲卿遇江叟於聖善寺吹笛召洞庭諸龍卽其地也金雞白石在船場舊步有金雞翔其上剪刀池在郡城東北隅或云池中有鼎耳高數尺其中容人往來上有識文善泅者常見之

靈妃廟有銅鼓元豐中永慶莊耕者得之圓口方耳下有方趺皆古篆雲雷文色正青綠形制精巧非近世所能爲也取置于寺太守李觀用耆舊之說以爲陸賈使南越嘗

岳陽風土記  
以銅鼓獻之于廟歲久失之意其必此遂移置廟中方移  
置時護持不謹因誤毀損今已不完或云聞初獲鼓時同  
獲銅鐸一枚以其完好輦致禮部今藏秘書省鼓以毀壞  
遂留永慶寺李觀之說似非其實

沈亞之作湘中怨云鄭子况爲岳陽太守因上巳日攜家  
登岳陽樓下望鄂渚鄭追想汜人俄有所見聞汜人歌曰  
沂青山兮江之湄泳湖波兮裊綠裾意拳拳兮心莫舒舟  
中人亦歌非樓上之人所能辯

洞庭湖岸有石井二相去數百步俗號秦皇井其泉甚甘

美

閣子湖本角子湖語訛以其在洞庭之角故謂之角子湖

灘湖亦謂之鴿子湖楊行密以木籠鎖舟之地或謂瀕湖  
地卑歲苦水患民多重屋以居故謂之閣子湖

湘州記云岳州有昭潭其下無底湘水最深處今岳州無  
昭潭昭潭自屬潭州

閣子鎮有隄曰白荆隄石壁潭在其下亦謂之釣絲潭其  
深莫測夏秋水漲一日之間或增或減土人以爲龍出入  
此潭其間多蛟蜃爲行旅之患滕子京作碑隄上戒往來  
者使陸行

啞潭在白荆隄側歲壞邦人方完築忽有大鯉魚躍其中  
役夫殺而食之往往皆死然瀕江漁人不以魚之長大爲  
奇怪但釣網不能制者皆殺之不知此又何也

水經云湖水廣五百里日月出沒其中大抵湖上舟行雖  
泝流而遇順風加之人力自旦及暮可行二百里岳陽西  
到華容過大穴漠汴湖一日程又西到澧江口鼎州江口  
皆通大穴漠赤沙三日程南至沅江過赤鼻山湖四日程  
又東至湘江過磊石青草湖兩日程夏秋水漲其道如此  
冬春水落往往淺澁江道回曲或遠或近雖無風濤之患  
而常靠閣

洞庭山之北宜春口出焉韓退之詩朝發宜春口卽此地  
也

鼓樓山上有石室下瞰洞庭中容數千人羣盜逋藏之所  
俗謂分金洞統制官巡捕後遂少衰息按水經云洞庭鹿

角山西有謹亭戍萬石戍糜湖口有金浦戍然則屯兵捕  
盜舊矣

烏石山在州南所謂烏頭石也其地五山相峙亦名五龍  
山下有港曰石墨港水中石如墨磨嚙之可愈喉膈壅熱  
之疾或云亦可代墨用

君山在洞庭湖中昔人有詩云四顧疑無地中流忽有山  
正謂此也夏秋水漲皆巨浸不可以陸行往近年冬深水  
落渡江肩舁以遊上有廟曰淵德侯洞庭君廟舊祠以爲  
湘君遂以爲二妃誤也上有野馬數十匹蓋昔之所獻馬  
歲久滋生山多古木少草夏秋食木皮多餓死故其數不  
充廣

君山崇勝寺舊楚興寺也有井曰柳毅井按靈媼傳始言  
還湘濱中言將歸吳國固無定處然則前人因事闕文後  
人遂以爲實此亦好事者之過也

荊州記言君山上有道通吳之包山今太湖亦有洞庭山  
亦潛通君山故得名耳山後響沙頓足聽之有聲酈善長  
言君山有石穴潛通吳之包山

郭景純謂巴陵是湘君所遊處故曰君山湘州記言秦皇  
欲入湘觀衡山遇風濤漂蕩此山而免因號君山或言  
秦皇遺風於此問博士曰湘君何神曰堯女舜妃也神遊  
洞庭之湖出入多風雨秦皇大怒乃赭其山漢武帝亦發  
卒以射蛟郡國志洞庭山院堯女居之內有君山然則君

山洞庭之分耳博物志云君山卽洞庭之山堯之二女居  
之長曰湘君次曰湘夫人今黃陵廟二妃廟也

庾穆之湘州記云君山上有美酒數斗得飲之卽不死爲  
神仙漢武帝聞之齋居七日遣樂巴將童男女數十人來  
求之果得酒進御未飲東方朔在旁竊飲之帝大怒將殺  
之朔曰使酒有驗殺臣亦不死無驗安用酒爲帝笑而釋  
之寺僧云春時往往聞酒香尋之莫知其處

君山虎洞石穴夏秋水漲卽沒春冬水落卽露朝廷嘗遣  
使投龍于此歲旱邦人往往祈禱焉

君山東對扁山山多竹兩山相去數十里迴峙相望孤影  
若浮湘人以吳船爲扁山形類之故以名山上有塔曰啞

女塔舊傳有商女崇病至此忽能言指其上可置塔其家  
爲之置塔因以名焉

通典州郡錄云巴邱湖中有曹洲卽曹公爲吳所敗燒船  
處在今縣南四十里按縣西有曹公渡考之地理與周瑜  
曹公相遇處絕不相干不知何所據而言也

楊潭岸在荆江舊大湖也水經云江中有觀澁澁東有大  
洲洲東分爲爵洲南對湘江口分觀澁口徐師港在三江  
口北三十里爵洲在三江口南四十里又曰湘山迤于巴  
邱北謂之射獵磯江浦之右岸在城陵山山有故侯景港  
乃侯景泊舟師之所

雲夢澤寰宇記曰半在江南半在江北其水中土邱半出

杜預所謂雲夢藪巴邱湖是也酈道元謂自江陵東界爲  
雲夢藪孟浩然詩氣蒸雲夢澤然則夾江南北皆其地也  
麋子東西兩城春秋時楚昭王奔隨王使王孫由於城麋  
永慶寺莊山頂有井水泉清激僧齊已詩云鳥從井口出  
僧自岳陽還

楓橋堡有古冢歲久傾圮耕者得磚上有文曰大唐秦公  
墓堂皇扃固不可發縣令秦光享爲封完之  
諸邑僧寺大小百區多五代時所建太平興國五年鼎岳  
始改賜寺額者乾明寺舊永慶寺也昔謂之新開寺雪竇  
語錄所謂新開者乾明祖師也

岳陽舊隸武安軍日有天策府戶部下免楚興寺科率帖

開運三年二月二十四日文字係書吏人稱典稱副驅使  
官籤書官桂管觀察處官王天府學士鎮南軍節度判內  
諸司馬武穆亦自係天策府將軍江南諸道都統尙書令  
楚王銜後書押蓋五代時藩鎮行移百餘紙如郡椽曹縣  
令長皆攝至祥符已後始書正官稱有稱天策府知客元  
監州發運使序銜在知軍之下監州恐今通判職發運使  
蓋藩鎮轉輸之官耳亦恐是監州之類已上籤書官稱乃  
開運二年帖也

岳州地極熱十月猶單衣或搖扇蛙鳴似夏鳥鳴似春濃  
雲疎星震雷暴雨如中州六七月間  
灑江水遺漁人於沙磧得箭鏃甚多形製不一皆銅爲之

歲有得十數者足以見前代爭戰之衝也

岳州北灑江州郡氣候尤熱夏月南風則鬱蒸特甚蓋湖  
南千里無山多得日色故少陰涼之氣也居民每至夏秋  
多病痢瘧皆暑溼所致也

洞庭湖中舊有蚌其大如半席深夜側立一殼乘風往來  
煙波間中吐巨珠與月相射漁者百端取之終莫可得近  
久不見

岳州夏秋水漲卽生飛蛾蔽空而飛夜見明卽投至不可  
燃燭雖樽俎之間須臾徧滿久之復投水中俗謂天蛾  
岳州人極重鱸魚子每得之淪以皂角水少許鹽漬之卽  
食味甚甘美



江蠙大而肥實第殼軟漁人以爲厭自云網中得蠙無魚  
可賣十年前土人亦不甚食近差珍貴

岳人以免爲地神無敢獵取者

巴陵鴉甚多土人謂之神無敢弋者穿堂入庖廚略不畏  
園林果實未熟耗啄已半故土人未嘗見成實之果半生  
半熟採之

湖湘間賓客燕集供魚清羹則衆皆退如中州之水飯也  
馬援征諸溪蠻病死壺頭山民思之所到處祠廟具存至  
今婦人皆用方素蒙首屈兩角繫腦後云爲伏波將軍持  
服鼎澧之民率皆如此巴陵江西及華容間或有阜者習  
俗已久不可頓革問其故則曰去之則神怒立患頭疼殊

不知去包裹自畏風寒也雖云風俗然用方素蒙首郡邑  
亦自當禁止

江西婦人皆習男事採薪負重往往力勝男子設或不能  
則陰相詆誚衣服之上以帛爲帶交結胸前後富者至用  
錦繡其實便操作也而自以爲禮服其事甚著皆云武侯  
擒縱時所結人畏其威不敢輒去因以成俗巴陵江西華  
容之民猶間如此鼎澧亦然

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招壻舍居然男子爲  
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  
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  
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

使俚巫治之親故不相視病而鄰里往往問勞之謂親戚視之則傳染鄰里則否死者多不埋葬或暴露風日或置之木杪謂之死喪祥葬多舉樂飯僧

鄂岳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湖湘間南風三日則陂塘積水耗減已盡土人謂之南馬杓舟中有朱砂過洞庭多爲風濤所苦相傳以爲龍神所寶也載人柩者亦然近日扶柩過者往往少驚恐秋深洞庭水落鼎鼎皆陂灤衆魚所聚一夕風色便順則所得之魚飢厭鄰境湖上漁人有善沒者云洞庭湘湖夏秋水漲深不過數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窮冬洞庭湖水已退盡江湖寒洪在徒涉處得魚數百斤者而荆江魚重不過

不知去包裹自畏風寒也雖云風俗然用方素蒙首郡邑亦自當禁止

江西婦人皆習男事採薪負重往往力勝男子設或不能則陰相詆誚衣服之上以帛爲帶交結胸前後富者至用錦繡其實便操作也而自以爲禮服其事甚著皆云武侯擒縱時所結人畏其威不敢輒去因以成俗巴陵江西華容之民猶間如此鼎澧亦然

湖湘之民生男往往多作贅生女反摺壻舍居然男子爲其婦家承門戶不憚勞苦無復怨悔俗之移人有如此者荆湖民俗歲時會集或禱祠多擊鼓令男女踏歌謂之歌場疾病不事醫藥惟灼龜打瓦或以雞子占卜求祟所在

使俚巫治之親故不相視病而鄰里往往問勞之謂親戚視之則傳染鄰里則否死者多不埋葬或暴露風日或置之木杪謂之死喪祥葬多舉樂飯僧

鄂岳之民生子計產授口有餘則殺之大抵類閩俗湖湘間南風三日則陂塘積水耗減已盡土人謂之南馬杓舟中有朱砂過洞庭多爲風濤所苦相傳以爲龍神所寶也載人柩者亦然近日扶柩過者往往少驚恐秋深洞庭水落晶晶皆陂澤衆魚所聚一夕風色便順則所得之魚飢厭鄰境湖上漁人有善沒者云洞庭湖湖夏秋水漲深不過數十尺而荆口水深一二百尺窮冬洞庭湖水已退盡江湖寒洪在徒涉處得魚數百斤者而荆江魚重不過

數十斤

傍湘之民歲暮取江水一斗歲旦取江水一斗較其輕重則知其年水勢高下云重則水大輕則水小甚驗

江上漁人取江豚冬深水落視其絕沒處布網圍而取之無不獲或用鉤釣若鉤中喉吻雖巨綸亦掣斷或掛牙齒間則隨上下惟人所制略不頓掣然至腥臭不可近惟取脂油以供點照土人間有能食者

江上漁人取巨魚以兩舟夾江以一人持綸鉤共一綸繫其兩端度江所宜用餘皆軸之中至十鉤有大如秤鉤皆相連每鉤相去一二尺鉤盡處各置黑鉛一斤形如錘以候水勢深淺錘上筭以五寸許正鉤使欹側絕江往來牽

挽以待魚行亟取之謂之擺鉤數舟聯比而下每中魚則候其緩急急則縱緩則收隨之上下待其力困然後引而取之至有相逐數日者雖數百斤之魚皆可鉤綸用一百二十絲成魚至大者力不能勝卽以環循綸投副鉤助之亦須漁人得之於心應之於手也

巴陵樂府舊傳臨江仙一闕滕子京所作其詞曰湖水連天天連水秋來分外澄清君山自是小蓬瀛氣蒸雲夢澤波撼岳陽城帝子有靈能鼓瑟淒然依舊傷情微聞蘭芷動芳馨曲終人不見江上數峯青

華容漢孱陵縣也或曰漢武陵縣地吳太皇帝分孱陵縣地於今縣東二里置安南縣或曰劉景昇所置宋志爲晉

武帝分江安縣立也隋平陳改安南爲華容縣屬羅州取古容城名之世傳爲章華臺非也古章華在景陵界今監利縣離湖上與今邑相近耳大業三年以州爲巴陵郡十年移縣於今地垂拱二年以犯武氏諱改爲容城縣神龍元年又改爲華容縣

華容地皆面湖夏秋霖潦秋水時至建寧南隄決卽被水患中民之產不過五十緡多以舟爲居處隨水上下漁舟爲業者十之四五所至爲市謂之潭戶其常產卽湖地也華容令宅東北有老子祠曰大皇觀門之左右有二神像道家所謂青龍白虎也捏塑精巧非常人所能形質甚大可動搖遊觀者往往驗之以爲異其實胎素中虛如夾紵

岳陽府志卷之三  
作也祥符八年春二月既望雷震白虎西北楹上有倒書  
謝仙火字入木踰分字畫道勁人莫之測慶歷六年滕子  
京令摹而刻之問零陵何氏女俗謂之何仙姑者乃曰謝  
仙火雷部火神也兄弟二人各長三尺形質如玉好以鐵  
筆書字其字高下當以身等驗之皆然東南楹亦有謝仙  
二字逼近柱礎又不知何也其後摹刻岳陽樓上元豐二  
年岳陽樓火土木碑碣悉爲煨燼惟此三字曾無少損至  
今尙存謝仙火與歐陽永叔所記大同小異永叔之說恐  
得之傳聞耳

墨山舊名玄石山楚詞曰驅予車於玄石步乎馬於洞庭  
大雲寺雲母泉李華詩序云洞庭湖西玄石山俗謂之墨  
山山之南有佛寺寺倚松嶺之下有雲母泉自泉口引流  
入渠周徧于庭發源如乳大旱不絕灌園澆濯皆用之自  
墨山西北至石門二十里間盡生雲母牆皆道路熒煌如  
列星又有寶慈觀乃張真人煉丹飛昇之所弟子葬其衣  
冠俗謂之衣冠冢丹竈遺跡尙在

仙廬峯左石曰二因巖石爲之

方臺山在縣南蕭城荆南志雲山出雲母土人採之先候  
雲所出處在其下掘之無不大獲有長五尺者可以爲屏  
風當掘時有聲卽粗惡也

楊子洲洞庭記云此洲之間常苦蛟患昔荆侯飛將大附  
渡江蛟夾船飛入水斬蛟而去今廟在洲上

赤亭湖本赤湖梁太清六年湘東王遣胡僧祐陸法和誅侯景將任約於此爲亭因名焉

紫港湖在縣西今日私港夏秋水漲與赤沙湖會北通于江今日藕池南通于湖水經謂之決口

御池在湖南出蚌珠有甚大者

赤沙湖在縣南夏秋水漲與洞庭洪通杜甫道林岳麓詩所謂殿角插入赤沙湖也

水經云澧水上承孱陵縣澹水王仲宣曰悠悠澹澹口下會赤沙湖東南注于沅水謂之澧口離騷曰沅有芷兮澧有蘭注云洞庭謂之澧口江據此澧水會于沅然後入湖也今澧沅雖相通然澧水注于洞庭謂之澧口沅水注于

洞庭謂之鼎江口豈歲月之久遂變至此耶

禹山上有禹廟

石佛山在縣北石堆成佛像衣服皆具

平江本漢羅縣後分長沙爲漢昌縣孫權於縣立漢昌郡以魯肅爲太守改爲吳昌縣隋平陳省於湘陰縣唐神龍三年又改爲吳昌置城以界內昌江名之嘗隸潭今隸岳後唐改平江其民善鬪訟有犯輒竄他界公事比之巴陵諸邑數倍

幕阜山洞天寶中改名昌江山幕阜山記曰山有石壁刻銘上言禹治水登此山高於平地一千八百丈周五百里二十四氣福德之鄉洪水之災居其上可以度世又有

列仙之寶壇場在其側傍有竹兩本脩翠猗然隨風掃拂  
其上有池水甚澄潔時有二魚游泳其中有葛仙翁煉丹  
井藥臼尙存山無穢草惟杞與芳芎之屬有石山產如丹  
珠絕頂有石田數十畝塍渠隱然非人力所能爲地絕高  
險莫能上有僧園曰長慶有宮曰玉清訪衆徒亦云鳥道  
斷絕不可登覽左黃龍右鳳凰皆在山麓也

梅仙山在慕阜山之麓層巒疊嶂望之極蔥翠子眞舊隱  
也有井曰子眞丹井有水出焉謂之梅仙水

連雲在慕阜之南峭拔萬丈常有雲氣覆其上有吳真人  
煉丹壇下有石壁廣數丈昔有田先生隱焉曰田翁岳  
香爐山岳在縣東下有老子祠上有丹壇丹竈有池歲旱

祈禱有感有許旌陽試劍石

龍隱洞在縣西北有影如繪畫望之鱗角皆具

汨水出豫章界與純水合純水在縣南三十步

石瀨廟乃關羽廟湘州記云石子山溪西有小溪溪水映  
徹關羽南征嘗憩此因名羽瀨今廟亦以此名之隨軍上  
地三軍廟助順廟圖經皆以爲關羽并呂蒙行軍所置  
平江有李林甫墳在九峯劉光謙墳塔在長慶陳希烈墳  
塔在惠果陸善墳在芭蕉徐安貞墳塔在下臺今無遺跡  
但長慶有劉光謙繪像

王文正公嘗宰平江令宅舊爲山魃所據前令不復敢居  
一日吏或夢見其告者曰宰相至吾當避之如有影響相

率而去已而文正下車處正寢無復驚動前知公之貴也  
治有異政邑人爲立生祠至今尙存

臨湘縣本巴陵故地唐泰清年置王朝場以便人戶輸納  
皇朝淳化五年陞爲縣治至道二年改曰臨湘鴨欄磯建  
昌侯孫慮鬪鴨之所陸遜嘗諫止之與白螺山相望  
象骨山山海經云巴蛇吞象暴其骨于此山旁湖謂之象  
骨港

烏石山仙隱岳洞深數里有芝山石乳烏藥之屬

烏黎口卽烏林也鄧善長云吳黃蓋敗魏武於烏林卽其  
地也太平寰宇記引通典州郡錄云曹州卽曹公爲吳所  
敗燒船處又云今鄂州蒲圻縣赤壁山卽曹公敗處按三

國志劉表率其子琮伐襄陽劉備屯樊口琮降曹公恐備  
先據江陵遣精騎急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數十騎走趨  
漢津濟沔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得劉琮水軍船數十萬  
自江陵止巴邱遂及赤壁孫權遣周瑜水軍數萬與備併  
力逆之曹公泊船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千艘因  
風放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備瑜等復追  
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徑北歸夏口今漢陽軍也而  
漢陽郡圖經云赤壁亦名烏林在郡西北二百二十里在  
漢陽縣西八十里皆誤也曹公旣縱江陵水軍沿流已至  
巴邱劉備在夏口孫權周瑜與備併力逆曹公自當在巴  
陵江夏二郡界其漢陽圖經併俗說皆謬也



岳陽雖水鄉絕難得蓴菜惟臨湘東蓴湖間有之  
龍窖山在縣東南接鄂州崇陽縣雷家洞石門洞山極深  
遠其間居民謂之烏鄉語言侏離以耕畝爲業非市鹽茶  
不入城市亦無貢賦蓋山徭人也

岳州自元正獻歲鄰里以飲宴相慶至十二日罷謂其日  
爲雲開節春社後遇好天色往往相繼上山中州人所謂  
拜掃也至寒食而止四月八日取羊桐葉泔米爲飯以祀  
神及先祖瀕江諸廟皆有船四月中擇日下水擊畫鼓集  
人歌以櫂之至端午罷其實競渡也而以爲禳災民之有  
疾病者多就水際設神盤以祀神爲酒肉以犒權鼓者或  
爲草船泛之謂之送醮五月十三日謂之龍生日可種竹

齊民要術所謂竹醉日也

校正朝邑志一卷

岳陽風土記終

岳陽風土記

三十一

志一卷

陳玉璣

校正朝邑志序

壬辰冬余延王惺齋先生修濟寧州志得讀所校史記漢書二書自裴駙應劭諸家未出之先讀史者往往有以已意竄入之語先生精爲鑒別涇渭了然離章斷句多與今世俗本有異間著一二語必深析其窾要如見古人之所用心者余以爲得所未覩亟爲錄而藏之先生之學深造自得不以眼耳剽賊爲能尤精於文律凡所獵略悉以義法裁之偶得朝邑志爲悉心校勘不兩日畢事余讀之芟繁補闕糾駁訛舛一一過其原書遠甚夫志者記事之書事不覈無以垂信於後故余宦遊所至輒以修志爲務數十年來所見舊志甚夥而典核矜慎不失史法如先生者

序  
絕少噫難矣志本五泉韓大參汝慶父所撰筆墨簡嚴蓋非苟作先生亦謂其出康對山武功志之上顧昔賢稱述多不之及意其書未甚流通今得先生而名益著中所核正凡若干事非好與古人求異蓋文章非一家之私磨礱鍛鍊務使功歸完粹庶後學者讀之卽郡邑志乘之中得窺古人作史之大旨此則先生之志也竊謂是書論文章矩律識超而義密當與朱子韓文考異楚辭辨證二書並讀因爲繕校付梓并序其緣始如此乾隆三十九年秋七月東昌府知府桂林胡德琳序

校正朝邑志目錄

前序

自序

總志

風俗

物產

田賦

名宦

人物

雜記

後序

跋語

附識

五泉韓邦靖汝慶原著

嘉興王元啟宋賢覈訂男尚珏德朋編錄

海鹽楊志梁履廷校刊男熙曉閻讎誤

校正朝邑志

前序

余讀郡邑志蓋極天下之撰矣然益繁而不能詳晦而不能白亂而不能理焉此安在於志耶夫志者記也記其風土文獻之事與官乎是郡邑者可以備極其改革省見其疾苦景行其已行察識其政治使天下為士大夫者讀之足以興為郡邑者讀之足以勸而已然字非以誇靈勝之迹崇獎飾之納也而撰者之志每不皆若此焉且何以觀也朝邑令陵川王君蒞縣之明年以五泉韓子汝慶所撰朝邑志刻成謂予宜序諸首予讀五泉子之志異而歎焉日嗟乎此吾五泉子之所以為志也與子讀下祇須增之凡二字自五泉下

二十四字宜盡刪之置縣沿革與山川故蹟官署諸事惟歸諸總志此天下之所通見而不能裁者斯予之所謂繁而不詳晦而不自亂而不理者矣今畢以反之矣名宦所以志其官師行事人物所以備其豪俊之餘烈其恐猶有所遺而未盡也括之以雜記開卷之際凡川原改革之異文獻散失之舊皆縷陳而無憾矣使郡邑之志皆若此其奚有不可也王君名道字純甫作縣而能先事於此此可以徵其政也正德己卯己卯為正德十四年九月十又八日己酉許西山人康海序

自序

朝邑舊有志然不載高御史及劉烈女事二人者代不數

人顧可弗錄耶非也二字可省奇異如程濟善終如周或龍任

如楊恭迺略而不書沮水入渭蓋數千歲近時迺徑入河

川原改革此其大者而弗著後之人何考焉他可知矣四字

當刪縣尹陵川王君曰是志且不傳然烏可以遂已耶迺以

以下當有屬字五泉韓子韓子於是編焉夫昔人之朝邑志也

按朝邑志三字當作志朝邑否則當云為朝邑志豈不自以為善哉然後之人迺

有議而更之者豈非一人之見有時而窮耶今之志如斯

也夫句今之見猶昔人也夫下句夫者不敢自定之詞故

皆於也字絕句非是其繁簡取與之間其此其字可省可議者吾不知其

有幾也後之君子以其所見刪補而更正之猶今日焉斯

為全志矣豈不善與今志凡七篇正德己卯二月六日五

泉韓邦靖書按史邦靖年十四舉於鄉正德三年與兄邦時政甚切奪職為民嘉靖初起山西左參政大同饑奏請發帑抗疏千餘言不報乞歸抵家卒年止三十六乾清宮災於正德九年是書蓋削籍後五年所作

總志第一

朝邑為縣起自西魏以據朝坂故名

首十四字當刪於後文敘後魏事中補入

眉目方清朝邑古冀州之地殷周時為芮國有大荔戎秦厲恭

公伐大荔取其王城築高壘以臨晉國更名臨晉後晉奪

河西之地乃以屬晉魏獻河西之地於秦乃復入秦漢為

臨晉縣隸左馮翊有河水祠有芮鄉晉

亦為臨晉縣又六字

行為左馮翊治後魏分置南五泉縣西魏更臨晉為朝邑

以縣據朝坂故名

增補十五字

隋置長春宮尋復為朝邑縣有

河水祠西海祠口武德中

武德上宜補一唐字

析為河濱縣又為河

西縣以隸河中府大歷中復為朝邑縣隸同州迄今因焉

而以隸陝西西安府

同州復出同州字宜節去

於天文為參之分野

東有大慶關又東至於河東蒲州蒲州者山西屬州也西

有鐵廉山又西有高陽城又西至於興舖西為同州北有

長春宮又北有若泉

按後文苦泉在縣西北四十五里其次序正在長春宮後金水河前此若

泉蓋即苦泉之誤文

又北至於金水河北為郃陽南有漆沮又南有

太白池又南有麻子池又南至於渭南為華陰西南有沙

苑城又南九龍池戶凡八十二里成化末歲大饑民多餓

死又多亡去乃更為七十二里正德五年又去其七里今

為六十五里云縣先西原上有相地者云城居高而左下

法不利知縣後其言稍稍驗乃更移置原下然無城景泰  
 初知縣申閏築焉方三里有奇東門一西門二北無門南  
 門一城中東偏為縣衙南為西安行府府南為儒學文廟  
 在焉儒學南為按察分司西為布政分司布政分司北為  
 城隍廟城隍廟北為陰陽學及醫學倉凡三所一在縣一  
 在學一在城西原上句壇凡三所社稷壇在城西北山川  
 壇在城南邑厲壇在城北草場二所一在城西一在山川  
 壇東養濟院在城南教場在城東桑園在教場西漏澤園  
 在山川壇南鋪凡一十八所歷史軍巡急遽諸鋪字並從  
 金原本從舍作鋪蓋俗字  
 在城者一城西者一當作城東者三城南者三城北者五  
 西北者三社學凡三十所一在城一在柳邨一在新市鎮

一在趙渡鎮一在趙邨一在南陽洪一在永興鎮一在大  
 慶關一在白塚一在龍池一在龍門邨一在辛城寨一在  
 兩女鎮一在倉頭一在救駕莊一在許邨一在顧現一在  
 延壽一在王家莊一在八里莊一在泊子邨一在嚴伯一  
 在步昌一在苦泉鎮一在霸城一在小伏坡一在白池一  
 在小邨社學三十所當云一在城其餘分設四鄉東鄉某  
 某凡幾所西鄉某某凡幾所南鄉某某凡幾所北  
 鄉某某凡幾所按方敘次敘有紀律史公為封禪河渠書  
 及敘漢初諸侯王封國無不皆然原文率意平鋪竟如市  
 井貨錢注記似少紀律又通計  
 社學止二十八所恐尚有脫漏  
 大慶關在縣東三十里即古蒲津關今設巡檢司隸潼關  
 衛又置稅課局關東即黃河西岸岸去水不甚高然不溢  
 他處或高四五丈輒溢土人以為鐵牛鎮河故不溢鐵牛



者唐時鑄鐵為牛置河西岸疑當作兩岸岸各四牛各重數萬

斤下為鐵山尾施鐵軸以繫浮橋旁置鐵人以象繫牛當作

牛宋嘉祐中河漲橋壞盡曳西岸牛于河元有僧懷丙者

乃為機法取牛河中已得三牛會有謂取牛不難者丙怒

棄去後人用其法取牛然牛竟不出今西岸止存三牛其

一牛乃仍當作在河中始河漲時并壞岸元鐵判院全僉口

條當作築焉鐵判院全僉者乃全僉鐵判院事謂之簽書

字然後屬修築二字于其下于法乃西北為大荔戎城即

王城左傳陰飴甥與秦伯盟於王城即此地後改為武鄉

今廢唐元宗過蒲關詩云鐘鼓嚴更曙山河野望通鳴鑾

下蒲坂飛蓋唐詩作旆入秦中地險關逾壯天平鎮尚雄春來

津樹合月落成樓空馬色分朝景雞聲逐曉風所希常道

秦非復候繻同漆沮一名洛水按漆沮本二水程泰之曰

于沮沮在漆西受漆而南遂東合于洛洛又在漆沮之東

至同州而合今朝邑在同州之東漆水已合于沮又二水

並入于洛故統名自耀州同官縣來至朝邑東南三十里

入渭漆沮既合之後又由洛成化中乃崩入河當云成化

崩決入河故時入渭之道遂涸今水北有新市鎮宋置

稅監又有饒益寺寺中舊有藏春塢貯古名賢石刻今不

存獨殿壁上有宋賈炎諸人題名石金趙芥記曰按金學

偽齊說左馮之東南踰三十里縣曰朝邑由縣之直南林

木翦鬱小徑縈紆約看有字十里有鎮曰新市鎮有寺曰

饒益乃陝石當作右之名藍也路當秦晉要衝枕山河之形

勢自唐宋以來名臣賢士經由往返莫不脫駕投憩於此

或題名於壁或留詩於碑不可勝數前後主僧慮歲口歲

當有久字漫滅悉勒之于石寺遭兵火焚毀殆盡如按如字誤

前人石刻往往埋沒於頽垣遺基之下抹承乏命字

鎮事至此恨不及見饒益全盛之時實為不足實為不足

誤今宜刪每暇日每字命童僕事鉅築當云手鋪築搜抉

于荆秦瓦礫之間雖獲名公大臣之行記詩刻例皆斷折

訛缺例當讀之令人悲惋即其稍完者萃而置之于藏春

塢壁冀後之遊觀者興葺之不替然周覽環視必思

其人焉時阜昌癸丑九月初一日東萊新市監趙抃記按

史紀元但有明昌無阜昌明昌癸丑為金章宗之四年若

阜昌則係偽齊劉豫之三年又在章宗前十年考金太宗

本紀九年辛亥以陝西地賜齊十年壬子齊遣使謝地據

此則朝邑在宋建炎中已為齊有前文金趙抃當云偽齊

趙馬坊頭在縣西南十五里唐宋沙苑牧馬及上供牛羊皆

置監于其地

沙苑城在馬坊頭西廣可數十里即宇文泰敗高歡唐王

重榮敗邠寧朱孜處今歡所種柳不存低凹處乃多白楊

太白池在馬坊頭西南三里池周迴可十餘里洞然深墨

其上常有雲氣亦能致雨池中有大鼈常食飲焉人以爲

神池北有蓮池此下元本接書麻子池今別為一節

然池北蓮池並見下文此當刪去

麻子池在太白池正北五里前云太白池又南為麻子池

北二處必有一誤又接下云池東南有安靖寺敘法自北

而南則此當屬正南下始斜及東南北字當從前史改

南字又麻池廻長可二十里多蓮開花爛然映雲日池東  
字當去艸南有安靖寺唐元宗祀汾時駐蹕寺中今殿前有大柏樹  
縣宋崇寧中所鑄鐘

九龍池在縣西南二十五里池東有霸城寺寺東有靈池  
觀仙人張三丰嘗憩觀中今爲道會寺自九龍池東至于  
趙渡鎮漆沮經焉濱水皆種桃樹二三月時兩岸桃花紛  
然三十里不絕此節并上麻子池舊本連屬太白池下今離爲三

長春宮在縣西北原上後周宇文護所築隋文帝置殿其  
上以瞰河華洛渭宮下花木四時茂盛如春故名長春唐  
高祖起兵太原西定長安休士于此東有金龍寺僧會司  
在焉西有元王由義墓南有唐嚴譔墓墓旁卽譔祠

苦泉在縣西北四十五里以飲羊不羶南有唐同州刺史  
姜師度通靈陂陂故溉田百餘頃今廢又南有元戈平章  
甘社寨

金水河在苦泉東北五里自邵陽縣來舊嘗引水灌田今  
廢北爲夏陽卽韓信木罌渡處

### 風俗第二

語曰至治之極國無殊俗今天子神靈海內一統烏有所  
謂異俗者哉然閭閻趨向節序往來嬉戲之間則有與他  
處異者秦民皆力農朝邑頗事賈婚姻論財仕者尙廉有  
氣前輩盡然今少衰焉元日樹紙竿接天神以麻縛木炭  
置門云吉利二日壻往拜婦家五日以故綵紙爲婦人戊

夜乃出婦人送窮當云戊夜出之名曰送窮二十三日置煎餅屋上補天是日仍不得食米清明婦女盡出遊觀三日乃已不得舉女工云即舉之且盲四月四日男女戴皂角葉已頭痛五月五日六月七日七月九月九月九日逆女之已嫁者臘月五日食五色煮豆豆毒也食之已五毒

物產第三

朝邑無他奇產朝邑朝字當刪下節田賦同產獨服食他處俱有者不載載其美者多者果則瓜桃梨棗蔬則韭蒜藥則麻黃甘遂香附枸杞魚則魴鯉畜則羊服則木棉絲按木棉之棉誤下田賦同絲出南陽洪者斷則易續引之則長風俗則取其賦節同載其美且多者取舍有方不愧採筆削之任後之修志者皆當據以為法古云常事不書作文之道盡之矣

田賦第四

朝邑土田凡二萬四千一百四十九頃三十四畝戶今一萬二千九十八戶今字亦當作凡句未戶字復出當刪軍戶二千三百八十七戶匠戶三百六戶雜役戶一百七十八戶三戶字俱當移著軍匠役之餘俱民戶焉口凡六萬二千六百二十七口口字亦復出當刪秋夏稅凡二萬七千五百石有奇草七千三百六十束有奇木綿三千八十三斤絲綿六斤有奇布九千七百三十三疋絹一百八十二疋此其以田賦者田賦應詳載每畝瘠分高下之差如後載田輕稅拆布若干丈尺之類不嫌煩瑣一一具書于籍使猾吏不得更用巧法增加而後之人亦得有所考據今但約舉其以丁賦者又有鹽鈔十大凡尚非孔子追歎夏殷之意其以丁賦者又有鹽鈔十有七萬六千八百四十貫貫準銀三釐準舊作准蓋俗字也下同黃丹

二千斤斤準銀七分綿羯羊二十隻隻準銀六錢細辛一百三十斤斤準銀六分凡得銀五百一十六兩有奇又有石青大材木炸塊木紫黃熟銅山羊皮諸雜稅調多寡不同而力差不與焉宏治以前丁賦力差供歲足則止不派故能以三十六里更用而迭休之以後乃通取焉所以然者以用聽差者聽差者差已足句無差而聽差也聽差者官盡收銀而貯之庫上戶丁九錢至七錢中戶丁六錢至四錢下戶丁三錢至一錢畸零者丁一錢於是無空民矣

名宦第五

朝幅員不及二百里東有鹹灘西有鹽池凹南有沙苑皆不可畊可畊者纔十分之二三耳而又界河渭漆沮三水者歲溢而善崩溢輒沒禾稼崩乃數十年不得田以故朝邑民獨貧少生業夫其和來安養獨在縣官耳縣官治績顯者洪武中則有縣丞卞禮宏建百規開先來者成化中則有知縣李英然英善修舉喜用民當其時聲名籍甚去之日民莫能思也宏治中則有知縣蘇槃廉謹不擾庶幾良吏近時則有知縣衛傑菲惡自持取與峻潔他無錄焉若夫元氏以往其或治績莫考而名氏猶存苟非聞人碩士必其遺愛不忘用並書之以垂不朽而教諭翟方附焉

晉歐陽建字堅石渤海人爲朝邑令

唐劉幽求人爲朝邑尉

季邠人爲朝邑尉

按爲朝邑記名宦但書縣尹縣尉縣令知

縣縣丞夫人而知為朝邑矣不宜盡人而係以朝邑又劉  
幽求季邵皆唐人宜分書其邑里而總之曰俱為縣尉用  
後成好德顏英之例  
庶前後不至舛戾

畢縣令名字莫考

元成好德顏英俱

朝邑 按元時知縣稱縣 戶此云知縣恐誤

大明卞禮

人洪武中 為朝邑 縣丞 此下數為字 宜併刪之

李英河南祥符縣人成化中

為朝邑 知縣陞去

蘇槃河南南陽縣人宏治中

為朝邑 知縣罷去

衛傑山西夏縣人正德五年

為朝邑 知縣致仕去

翟方山西榆次人成化中任儒學教諭善教

朝邑科目

成化中獨盛甲午科舉六人庚子科舉五人

朝字亦 宜刪去

人物第六

賢人長者懿德美行湮沒多矣豈不惜哉蓋宏治中沮水

齧趙民墓墓崩有石曰皇慶二年旌表孝子趙良 語似未 了恐其

下尚有 脫簡

漢籍少公嘗脫郭解于厄吏人踪跡至少公少公乃自殺

以滅口

嚴誤唐

唐字宜著嚴誤之上以別于籍少公之為漢且為 下文申屠四人之冠于例乃合又按誤字善思以

字行舊史方伎傳 直稱為嚴善思

則天時為詳審使活死囚八百餘人罷

疑獄百人又原不實者千餘姓善風角繼李淳風為太史

令占熒惑入輿鬼及諸張敗及諸陵墓事俱驗誤子向為

鳳翔尹有政聲

申屠思恭呂昂郭觚張元亨唐書云事親居喪著異行者

元趙良孝子

王亨為縣幕官亨孫由義至禮部侍郎歐陽元王氏世德  
 序曰亨為縣幕官持守端楷每于時尙同異句疑有誤于當作與遂  
 棄去不仕由義為徽政院都事能抑內侍節浮費為御史  
 累有獻替從幸上京抗章論衛士縱牧踐民田行營無敢  
 犯者又與時相爭江西行省戰功至相震怒不為動至字  
 大明高翔程濟楊景學馬仲呂洪武中俱以明經徵翔有  
 文學節行為監察御史高皇帝甚眷注翔翔所論奏無不  
 關國家機事當上心者革除間文帝素聞翔召翔將大用  
 之會翔服喪服入見語又忤旨乃殺翔族其家沒入其產  
 諸給高氏產者皆倍其稅曰以世世怒罵御史也御史親

戚皆配為軍濟有法術為四川岳池縣學教諭岳池去朝  
 邑數千里濟寢食俱在朝邑而日治岳池不廢革除間上  
 書言某月某日西北方兵起朝廷以為非所宜言繫至京  
 召入將殺之濟叩頭曰陛下幸囚臣期無兵期上當臣  
 死未晚也遂繫濟詔獄已而兵果起乃赦出濟字更以  
 為軍師護諸將北行與靖難軍先鋒戰於徐州大捷會曹  
 國公師退文皇帝至江上濟逃去不知所終始徐州捷時  
 諸將乃樹碑載戰伐次第及統軍者姓名濟一日夜往祭  
 碑人莫測其故文皇帝過徐州望見碑顧左右曰碑者何  
 也或以狀對上大怒趨左右椎碑一再擊遽曰止止為我  
 錄碑來乃按碑族誅諸將無得脫者濟姓名正用擊處用當

作當得免濟曩者之祭蓋禳之也楊景學縣丞馬仲昌大理寺左丞

李濟樊冕蕭斌劉讓上志韓□□家君名○元本韓家君名四字俱大書

今按邦靖父名紹宗韓下當為□□以空其處家君名三字作小註為是馬驤王香房瑄韓邦

奇韓邦靖牛斗王朝染俱登進士李濟官至左副都御史

一統志云濟才敏學優歷官守法樊冕官至河南參政先

為都給事中吏部擬冤戶部侍郎英廟方嚮冤曰樊冕豈

戶部邪可吏部侍郎無何英廟晏駕乃不果用蕭斌至通

政管易州柴厰保定府志稱其廉謹自守劉讓至知府讓

有氣先為戶部主事監太倉與內臣爭席相惡乃調東萊

通判後為永平府同知永平府志稱其剛斷韓□□韓下元本

並有家君名三字今按前已註明不須複出但為□□以空其處可也後倣此至福建按察司副

使上志馬驤俱知縣王香至郎中倜儻任豪數有論奏房

瑄至按察使瑄先為郎中上疏論時政時人稱焉今家任

邱韓邦奇至僉事按史邦奇官浙江僉事時中官王堂為鎮守採富陽茶魚為民害邦奇作歌哀

之堂奏邦奇沮格上俱斥為民韓邦靖至員外郎句皆副使韓□□子句

今俱以罪譴為民牛斗今養親王朝塗今依親韓邦靖曰

宏治中教諭西蜀李君志朝邑李君當直書其名此紀事文不宜用簡牘稱謂之體

其稱家君曰登進士仕福建按察司副使居官有為執法

平恕閩人思之成化中為刑部郎中朝廷有大獄擇公正

官鞠之僉推公初往真定再往大同曲直允合上心宏治

初元上疏論時政多所俞允云



楊仲貞吳墳唐彝倫楊恭王翼趙整歸儒李睿王福馬駿  
王剛楊茂王攷王恪安永周道張玘王禮翟温王質楊禮  
趙衡靳能陳善雷巖周易韓倫楊珪趙肅劉偉靳時熙安  
才孟熊郭肅張磬劉永張珣梁文盛雷爵李貞蕭鵬周瑄  
李夔仇昉于章雷霓楊煥楊友党爵東陽韓邦彥程範王  
朝雍雷子質孟墳樊得仁俱鄉試舉人楊仲貞楊禮張磬  
仇昉俱至教授磬淳潔業尙書造士甚精吳墳府照磨唐  
彝倫王翼歸儒楊茂王禮靳能韓倫安才郭肅李夔党爵  
俱知縣倫剛介有行肅治曹縣曹縣志稱其吏人畏服楊  
恭至陝西左布政使宣皇帝時恭謁選吏部言事稱旨卽  
日召見上以恭言事有才而見又容貌偉甚而當及乃勅吏

部與左布政使部尙書言左布政不缺員缺獨陝西恭不  
得往上曰朱買臣獨不爲會稽耶恭奚不可陝西遂授恭  
恭頓首固辭上曰吾知若辭布政矣顧陝西鄉里撓而法  
耳乃令恭得便易治事而賜免死券十道又以子剛  
爲錦衣指揮始恭行時入謝知縣知縣不爲禮旣得選乃  
令從者不得言布政衣故破衣納憑券破囊中置驢上騎  
往見知縣知縣不知恭已得口口布政布政上宜添陝西  
二字下文又爲陝  
西四字又爲陝西勞之曰楊進士甚勞苦所得何官邪恭  
曰比知縣差大耳知縣素易恭聞恭言怒曰遂若言  
官大豈爲布政邪縱布政將如朝邑知縣何恭笑曰安知  
非布政邪且正能治朝邑耳當云安知不可以治朝邑上  
敘知縣怒辭理合作兩層詰

責前後意達即止 乃徐徐出其囊中憑券乃陝西布政也

不必逐處雙提 一縣人盡驚知縣卒得罪去趙整至監察御史周道至僉

事道中式時驛歸將渡渭一婦人從後呼之婦人二字曰

君騎卒妾子也妾寡居待此子以生念其當渡渭故追視

之耳道惻然舍騎步歸後為御史征雲南夷總兵官餽貨

寶幾千金道却之又為山西僉事有惠政卒于官喪出民

遮道哭奠三日不得行李睿不仕王孜翟温俱衛經歷王

恪都司斷事王質趙顛雷巖楊友俱教諭趙衡陳善劉永

俱訓導楊珪至太僕寺丞珪教授禮子此文教授禮子喜

修廉隅飾儀度尚退不干教授禮子此四字當刪去劉偉至知府

以厚德稱先為文水文水才悍劇縣偉不嚴而治梁文盛

蕭鵬至知州雷爵張珣至府同知李貞周瑄雷寬于章俱

至通判爵珣俱純篤廉謹至老不踰珣先為通判時吏部

舉天下廉有司二十人珣與焉時人榮之楊煥韓邦彥今

任知縣邦彥副使韓□□子王朝雍雷子質程範樊得仁

孟填今舉進士朝雍郎中香子範縣丞珪子餘未仕卒靳

時熙知縣能子

喬誠許清黃秀孟濟張亨張璟秦禮席慶仇約石秀李珍

薛義李藁馬恭張翼党聰李敬李時楊濬楊寶孟震王臣

趙璞馬賢唐通馬克韓威上忠楊銘周瓚王瑾劉紹翟祥

暢廣程珏吳珣張輔李聰王純翟景陽王訥馬因呂聰王

鏡孟奎尚貴馬輅俱歲貢喬誠至山西參政一統志云誠

處心忠信措事寬平許清至知州黃秀孟濟秦禮石秀張翼楊濬玉瑾暢廣俱知縣張亨王臣俱判官張璟楊銘李珍薛義趙璞唐通韓威周瓚俱訓導馬恭程珏李時上忠劉紹俱縣丞紹知府讓子党聰李敬俱衛經歷楊寶州同知馬賢府照磨馬因州吏目餘不仕卒

尉能吏員至光祿寺卿禮部右侍郎能字不須復出右侍郎字却不可

省能字蓋即有廉操歷官不營產業卒賜諭祭

蔚遲尉遲之尉當去艸王式賈訥仇名善俱洪武中以人材徵

閩至通判王式賈訥至知府仇名善知縣此段當附明經之後蓋明經與

人材俱以徵辟起家其次進士其次科貢其次吏員又其次則上書干進入貨行文次第當如此周或洪

武中上書求仕進上召見與語或本滅去見字今按見字當存大悅乃授

觀察使或舉劾無所避于是百僚皆畏觀察使俄遷吏科

給事中同東宮治秦邸獄歸乃陞通政使乃字以讒下獄

籍其家得衣一襲俸米數升上召問曰通政官尊祿厚何

大貧耶或叩頭曰臣以草茅待罪九卿自知無功能不稱

任使所得俸不敢盡受皆歸之官耳已而通政司乃上或

所歸俸金此乃字亦衍上知其枉赦之因賜錦衣二襲寶鈔若

干按不敢盡受則宜散之親族以廣上恩歸官則大矯且近于巧宦矣或没上歎曰周或難

得朕用之不盡其才也

劉偉田隆玉朝璽蘇民望皆親喪廬墓三年偉任監察御

史口璽口望今納銀為監生朝璽民望法當備書不宜各削其一字

嗚呼節義人之天閑口當云節義大閑也下句即有豈非

人之自立於世者歟吾觀世之達人通士號稱知道翩翩然以自異于世夫其日日稱說仁義不離口其自負豈在婦人女子下哉然竊觀其所以不逮遠矣吾邑有劉烈女者龍門村人女字也成化中父母許婚楊氏楊氏子死女乃素服涕泣不食將臨其喪氏子三字則其字正指其夫不宜復贅家人咸非笑之有舉人偉者女族兄也女往質焉偉曰女所為誠是女當讀為汝奈世俗何女曰吾所為求是而已矣以此一言足以傳烈女矣古人易簪結纓亦止爭此一念耳奚以世俗為然家人竟止不得往臨其夫喪四字復出當刪女乃自縊死嗚呼斯人者蓋所謂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嗚呼下直抄中庸至二十餘字漫衍可鄙今擬更其語曰女未嫁而以死殉其夫誠

不免于賢智之過然其意止以求嗚呼烈矣節婦則尉太是則與古聖賢易簪結纓奚異哉  
 淑人薛氏韓太宜人張氏馬宅妻王氏張三妻師氏王亨妻靳氏韓迪妻楊氏楊質妻張氏薛繼宗妻雷氏

雜記第七

漢莊熊羆言臨晉民願穿洛以溉重泉以東萬餘頃使字  
當從史記鹵地句誠得水可令畝收十石於是發卒萬餘元本作故  
 人穿渠引洛水至商顏下  
 唐太宗貞觀四年駕幸鹽池經朝邑賜朝邑民今年田租國初正德庚午朝邑民周雄言按初字誤當云國朝又朝邑朝字衍當改稱邑民下節做朝邑縣東北故有鹹灘萬餘畝近年河水淤漫頗堪畊種當同常田徵稅巡按御史王廷相議曰朝邑鹹田雖

暫堪畊種難保將來若便同常田徵稅將貽禍無窮乃不  
徵今鹹田果不可畊如御史議云

正德戊寅朝邑民張某言朝邑太陽諸里民田圯於河幾

萬餘畝乞議處田稅巡撫都御史鄭公移縣視狀知縣陵

川王君此紀事之文知縣王君請曰誠如民某言所圯田

稅宜從輕額都御史可其議於是田以糧折布者凡若干

畝

關中南有肴函之固北有蕭榆之塞西阻棧道東據黃河

古稱四塞之地故曰秦得百二焉然河自夏陽而北兩岸

山嶺峻複不可以師夏陽而南經朝邑至潼關凡百里率

平曠易渡故漢祖往來關中常由臨晉七國謀反亦欲由

臨晉入兵是朝邑者關中之隙道也故一方不戒三險俱

失矣此節通論大勢與前後紀述時事不同當次下節之

後列諸末簡舊與上節凡若干畝句相屬蓋由繕寫

且為附識所疑若此正德己卯知縣陵川王君言按王道之為朝邑有議減田

稅請置驛馬遞夫二事有愛

在民又有修志之役庶為無曠厥官者今邦靖自序其志

既不敢斥指其名志中又但呼王君若非康海序文後人

幾不識王君為誰某矣朝邑為山陝要衝與蒲華等然

此君字亦宜直書作道朝邑出當刪又近時河南應驛者牽避潼關

而至於朝邑遂為三省之漚朝邑民不任供送于是巡撫都

御史鄭公下其事乃以郃陽馬騾二十口夫百人澄城馬

騾十有五口夫八十人協濟朝邑兩夫字上俱後序

右朝邑志七篇工部員外五泉韓汝慶之所編也紀綠質實而文彩煥炳可誦其傳人物說高翔程濟及烈女劉氏事婉乎若觀其人直足以廉頑而立懦不可謂無筆力也直足下十五字必宜刪去而雜記一篇又多政事利害所關以示後之按何字誤恐當作知或改為朝邑者何感焉何感作何惑亦復不辭其餘五篇事雖不異他志而紀例亦合稱為簡確之編信矣然則陵川王君純甫知是邑而刻此編人雖曰不良於政則吾不信也正德己卯秋七月廿三日賜進士及第翰林院修撰儒林郎同修國史經筵講官高陵呂枏書枏當作柟柟登正德三年進士第

人於邦靖為同年友按此序在集中文最下更不如康海作跋語

世言郡邑志關中最善關中多前代名人手筆而康海武功志尤為前輩所推許閒嘗得而讀之其刻意洗削勝他志之蕪而不治者蓋遠顧其不合於古人述作之體製者亦頗不乏未敢遽目為良史才也壬辰冬客遊東昌太守胡君德琳示余以五泉韓邦靖所撰朝邑志於此邦建置沿革山川風土文獻之事上下數百千年一一皆心知其故而剪裁彌綴悉以己意行之不一語剝削前人故其文特簡而有法竊謂此書筆力旋斡之能在武功志之上而前輩不甚言之可怪也余特愛其繁簡之際去取有方質以己意其所不合者十二三因稍為覈正命兒子尙珏錄而藏之并書其後如此癸巳立春日祇平居士王元啟書

韓君素不以古業名家而是書敘列之方多有與史公相冥會者蓋其精思構撰期于詮次事理一一皆井然有條貫卽自足與古人抗顏而不愧昌黎子云從古于辭必已出詎不信夫後二日又書

附識

家君所讀書於錯簡則乙之闕文則爲方格以空其處衍文訛字悉於字外加闌爲識衍文則更縮爲小字而側書之其從他書補入者別用朱筆書使不溷于原文庶後人得再加研覈凡校史記漢書及歷代諸家子集無不皆然今承命錄朝邑志尙珏亦一一謹遵此例明儒歸熙甫有言生平足跡不及天下又不得當世奇功

偉烈書之增歎耳讀家君校訂之書亦可微想其夙蘊之一二焉男尙珏附錄

校正朝邑志終

校正朝邑志後序

余閱近代方書率多蕪穢不治偶得韓邦靖朝邑志愛其  
詮次謹嚴謂非苟作近訪王惺齋先生於灤口得其校本  
讀之小經點竄法律愈精東昌胡郡伯謂卽此可想見古  
人作史之大旨甲午秋業取付梓會以事廢余特爲踵成  
其志抑此特先生一斑之著見而已先生承郡伯命嘗手  
輯濟寧圖記一書其中人物宦蹟諸列傳無一不獨開生  
面而賦役水利學校軍政諸志直可上配八書書成數十  
萬言亦以郡伯解組未及付梓然遠近慕仰先生著述者  
多當必有闡其幽潛爲之懸國門以示後世者余愧力未  
能肩剗刷之任姑以是書爲之嚆矢可耳是書郡伯之序





信一卷

吳門耆舊記

吳門耆舊記

長洲顧承醉經著

李繩字勉百號耘圃長洲人歸愚先生之弟子也以舉人爲雲南恩樂令罷官後日與里中故舊以詩文相討論其爲詩一以唐人爲宗別裁僞體蓋歸愚先生之派也所著有耘圃詩鈔行於世卒年七十餘最爲吳中耆宿云  
張德榮字充之號伊蒿長洲縣學生也家貧力學內行篤摯訥訥然似不能言者平生好古書手鈔數百卷藏於家錢竹汀先生嘗亟稱之子感舊詩云講席鈔書不計貧愚愚真是葛天民家風疏水尋常事畱得心香一點春予少時嘗問業焉

錢載錫字晉蕃號鶴謀乾隆甲午舉人性淳謹而談笑娓娓可聽嘗入都赴選不得志而卒子感舊詩云風流儒雅真吾師賦物曾傳絕妙詞再入春明成底事盤中苜蓿未會知陳純貞白其女婿也予得識貞白蓋於先生家云褚繩爨字肇礪吳縣人也年十三補博士弟子員父恩日課之爲文文輒善性嗜酒喜談諧嘗爲人鈔書易酒飲之赴省試攜酒多主者詰之曰汝能盡飲此乎卽立飲都盡然亦以是得疾乾隆四十二年夏病甚死矣家人治殮具越宿而甦言曰吾睡夢中迷不自省彷彿若有人導我歸者吾其死矣乎於是病良已痛懲勿飲治古文頗有所撰述是時子方有意古學家與君家近時時過從論古文君

之感舊詩云掃地焚香挂一瓢半生蹤跡侶漁樵而今好句無人識腸斷昔年紅板橋惜其遺橐散佚不存矣

彭績字其凝更字秋士長洲人貽令先生之後也性孤介寡諧愛吟詩妻死不再娶寄居文星書院以書史自娛其詩指擢心腎自爲一家族子允初誌其墓云落其實固季次原憲之流擷其英亦元結孟郊之匹蓋實錄也允初名紹升號二林大司馬芝庭先生之季子也年十八舉乾隆丁丑科進士益勵於學以古文名已而好佛氏書屏居文星閣著居士傳若干卷長齋誦經妻罕見其面性好善有經世志然終已不出年五十卒於文星閣子感舊詩秋士云萍浮數載漫吞嗟坐擁羣書伴歲華畱得好詩當兒子

孤山處士本無家二林云閉門常似在家僧白業精修了葛藤一片熱腸翻出世天教居士續傳燈秋士詩二林刻之二林文集及觀河測海二集皆二林所自定

彭紹益字葆元號西村彭紹復字仲興號墨苔兄弟行也皆好爲詩而葆元尤喜畫山水仲興無妻子時寓居僧舍習靜爲樂葆元有子希瑀字佩玉亦能詩先死二人皆率性任真與天爲徒者也未幾相繼死時有見葆元於杭州西湖者問之其家則死矣於是人皆謂爲仙去予感舊詩云一與孫郎訪館齋十年交契淡高懷平生愛寫青山影骨向青山何處理蓋予之識葆元與維翰訪之也

汪縉字大紳號愛廬又號家南吳縣歲貢生治儒佛書辯

才無礙與長洲薛家三彭允初及瑞金羅臺山相友善遺書往復談道不倦家三稱爲狂士臺山稱爲妙人所著有二錄三錄及詩文錄若干卷允初刻其三錄行於世子感舊云胷中淵妙斷思維吐氣成雲語自奇三錄孤行經世業人間若個是真知

予感舊至程在仁而爲之三嘆焉其詩云才氣堂堂迥出羣讀書萬卷志凌雲老天欲就龍川業富貴功名定屬君在仁名心質常熟徐市人也幼稟異資好讀先泰諸子及歷代史書初從長洲陸佩鳴先生讀書智林書塾陸先生引之入郡城從汪大紳先生遊先生賞其志趣時與論古人述作之旨在仁輒領解爲文章磊落有奇氣嘗著學則

一篇論爲學之要其辭曰昔者聖王之立教也明陰陽以著其本明變化以著其用明禮義以著其守明五倫以著其極定簡策以著其則皎然坦然學者油然蒸然後世教失其傳有志之士競逞其才辯執已見以相持聞者震其名汨其言於是學者紛紛焉以爭爲事矣嗚呼立教之旨果如是乎哉信如是糟粕之也固宜毀棄之也固宜而聖人顧如此其勤也其資爭端而然者歟意者其以誠身者之必由於是乎無亦欲人之窮理盡奧以應無方也蓋嘗論之經傳者聖人之惻隱發於言者也史策者人世之明鑑也諸子者士之所窺微以益已者也無經傳則造化不能以成尊百姓之情如河決隄潰奔流而不可抵止無史

策則人世何以知勸勉何以知戒懼無諸子則不知聖教之何以得而尊經切於事情而歸諸根本然則經史者固並行而不悖者也讀之之道貴達其本貴識其旨達其本實效乃獲識其旨是非乃別無執已意無溺成說惟是書是旨恍忽疑若有真會繼之以不息鎮之以凝靜久而誠至智慧日開推此道也亙古今徹上下順逆之相生禍福之相因得失之間隙善惡之源流靡所不達矣且時有古今而人性無古今也形跡有內外而道則無內外也是故書策陳跡也而非所以跡也然非因其跡而跡其所以跡則亦何自而跡其所以跡矣經生往往爲經所困術智矜術爲智所窒此其罪不在所讀之書而在其所以讀矣

何以辨之間一說卽溺之往而不返者雖聖人不能以啟  
發聞一言卽信之好之而善用之者察者不勞而有功故  
執者語敬畏則必至於束縛其身而滅其生機語曠達則  
必至於卑聖侮賢幻妄天地而無所忌憚語仁恕則必至  
於上下無辨而極於侮慢語術數則必至於殘賊不仁詭  
秘百出而終身自囚語古則必誦古以繩今語時則必沉  
俗而非古甚者書帙未污辨論已盈矜其一勺輕量四海  
此之謂書策自網故有志者如終身係累而不得自由無  
志者則戚焉而走矣此無他信古太淫自用太專也通達  
者不然無所不入無所不出固守其門而志無二適天下  
共尊之者吾亦尊之而不敢繆附爲同也天下共非之者

吾不敢非而必窺其隱旨也其欽信折服者心實信之而  
非繆爲恭敬也其脫略簡忽者性實阻之而不敢輕議往  
哲也其論正而道乖者吾亦燭之而不可以疑似惑也其  
志真而言恣或激於時急於功而限於才習於聞者吾亦  
有以取其善避其駁而不以言搖也古之所以勝今者今  
之可以並古者吾皆有以見其確而不可以聲汨也用心  
不深其間不入所取不廣其知不固是故徹上徹下往古  
來今舉動自如不可控遏屈伸變化不一其形而不可蹤  
也爲學之則則於此矣不然所謂是非得失皆人也誦其  
言象其貌豈不斐然可觀而至於契會之間不其闕焉梗  
焉者乎是猶截人之足以益己之足不行也其言汪洋奇

恣獨抒心得類如此常思握尺寸之柄自奮於功名故其學雖汎濫而要於實用家甚貧耿介自守年三十七死於長洲吳贊皇氏贊皇及故人贖財爲治斂且恤其家焉在仁之從汪先生讀書也嘗手鈔管子書先生不許扑責之淚泫泫下鈔不輟今其書具存余家

吳三錫字師中號秋村少從鄭迂谷廷暘學書遂以書名尤工小楷購藏漢唐碑版及名人遺蹟甚夥予時至其家觀覽焉師中旣善書求書者麇集性好客座座上嘗滿有前代錢叔寶王伯穀之遺風師中沒而風流頓盡所藏亦化爲雲煙矣時又有吳錫嘏者字介祉號菜香亦能書工篆刻其所藏與師中埒其死也秋士爲文以祭之

毛懷字士清號意香工書善談諢彭秋士吳師中輩皆善之其書不下於師中尤工題跋其談諢往往使人解頤蓋妙於語言者也

馬大民一名和字少知年少好學嗜漢人碑刻居承天寺旁曰甘節里因自號甘節子嘗得漢鏡一枚手拓其文以貽予銘凡二十一字其文曰上方作竟真大好上有仙人不知老渴飲玉泉飢食棗子因作歌詩一篇與之未幾天歿遺文缺然無所表見予以詩弔之曰馬君年少最風流漢碣秦碑儘意收今日重過甘節里夕陽無語向人愁歸鑿字容照一字知來號涑園其先崑山人明嘉靖間有名恬者遷郡城遂爲郡人焉知來好讀儒先書求高子遺

書弗得逕往梁溪訪之嘗欲爲其六世從祖震川先生立  
祠郡城經營未就而死又嘗移居顧氏之息園園有池名  
之曰迂溪今其園爲錢氏所居重加修治春日遊人雜遝  
遂爲名園矣予於是有感爲之詩曰茗椀清談味最真讀  
書矩矱憶先民而今園樹依然在誰識迂溪舊主人  
何學韓字其武號哦松元和諸生也沉靜善讀書尤好學  
易精思易理至得心疾家人藏其書不得見乃少已年三  
十九赴省試卒於金陵張岷字承吉號古香吳縣學生爲  
詩宗江西派好苦吟無何卒於家予感舊詩哦松云韋編  
奧義費深思想見庖犧畫卦時誰道白門秋色好祇今風  
月爲君悲古香云騷人哀怨本無端大雅應知欲繼難猶

記昔年談笑處綠雲滿屋樹團團

陳純字藝純號貞白好古文偶爲詩輒工嘉慶初爲山東  
滋陽令有惠政以虧帑被逮士民醵金償之一日而集得  
無事後署惠民補福山以事罷官未得歸而卒年七十餘  
矣

林衍潮字孟韓號太霞長洲諸生也嘉慶元年予識其弟  
仲騫時孟韓病已劇明年春得其所爲詩曰碧海集者讀  
而善之造其廬而定交焉孟韓爲人敦品節重倫理文學  
唐人而尤并力爲詩兼工書法病中以翰墨自娛力疾校  
定其父煜奇先生遺集若干卷藏於家汲汲乎恐不克終  
其志也將卒自爲聯語云文字一十卷春秋廿六年時其



吳門耆舊記  
子奕構方三歲仲騫教育之越二十餘年奕構舉道光辛巳鄉試以文行稱年三十有一而死兩世不壽若一轍然其文皆足以壽世惜無有人刻而行之者予感舊云良藥無緣暫駐顏知君歸去雜仙班文章皎潔同秋月畱得清光照世間

徐華字椅才號雪亭明工部侍郎念陽之六世孫也工詩好飲酒背如橐駝隆然伏行爲人落魄不羈意氣頗自壯與邵貫之輩爲忘形交把酒論文無虛日嘗以詩受知於劉石庵學使然終不得一遇以死予感舊云縱酒狂歌老更窮年年遼海哭秋風飄零剩有詩千首摘句猶堪付畫工

吳天瑞字士英世居吳江之梅堰祖翫瑞始居郡城以醫名於時父聚章爲賈士英與其兄慧存皆爲賈士英善鑒別法書名畫及古器物致累千金然好讀書少時慕神仙術妻亡不再娶時寄居僧舍靜坐養心於平旦時若有所得焉與其兄友愛無間兄多家累凡可以分兄憂者畢力爲之後乃屏棄人事居城東之善慶庵每日早起誦金經及西方佛號隨僧衆茹蔬食又好讀四子書嘗曰聖人之學以正心誠意爲先入手工夫在乎致知然爲之苦無把握誦佛號者亦欲斷除妄念求此心之誠而已蓋天下有形之物必有盡惟用功於無形者爲至大而不可窮佛氏之所空者妄念耳妄念空而性真見卽人欲盡而天理純

也其所論說類如此士英性慈仁見人急難若身受之與人交溫溫如也燕居欽欽如也遇事剖析事理言所當言侃侃如也常言事須恰好乃得所謂恰好者無過不及之謂也又言人無不可格者顧吾自處何如耳故雖駟僮小人皆信之而不敢欺年六十六卒於善慶庵

沈涵本名春涵字洽潏號此山居婁江之野有竹數百竿書數千卷名其齋曰竹讓日吟嘯其間性沉靜持高節語言風厲與朋友談終日忘倦嘗謂人之初念未有不善者動乎天也一轉念而人欲參之失其天矣亦有始念不善轉念而善者未盡泯其天者也晚學出世法訪名僧尋古跡蕭然高寄不可親疎卒年五十二詩不多作作輒工亦

能畫

陸聖字奕山號散夫長洲人性耿介有守好讀書事親以色養家雖貧甘旨之奉無少缺嘗一至京師無所合歸而設肆售古物且教授里中兒好吟詩不肯畱其橐以爲未工也僧杲堂者有鑒裁慎許可獨敬重散夫散夫嘗爲案頭三詠其盆竹云簷石家可無數竿居必要移竹就盆盎竹小尤娟妙青蔥具體微已愜予心好書几疎泠泠風吹塵不到枯黃楊云一本枯黃楊卓立不滿尺瘦蛟舞之而孛空盤研席堅貞歲月深至死歷幾厄遇我勤摩挲時時發光澤石蒲云卷石具坑坎蒲草根其中一甌水清淺涵此青蒙茸望之若蓬島我欲尋仙蹤服食以引年消搖而

御風杲堂和之云蕞爾盆中物纖塵莫可干蕭疎饒有致  
瘦弱不成竿杞菊曾同圃冰霜耐歲寒主人尚風節青眼  
日相看又云不復擬參天何愁值閏年恥爲匠氏用肯受  
俗人憐擁腫形雖陋支離德乃全榮枯兩無著畢竟伴癯  
禪又云蒙茸青可愛何日別谿山雖在塵囂裏仍依水石  
間不爲娛老眼亦可返童顏竊笑盧敖輩迢迢覓大還又  
和云托根老瓦盆幽趣在塵表滿室清風生豈復有煩惱  
春暉掩映時風神愈覺好朝夕勤滋培應不畏枯槁昔如  
讀書客三年一遭厄今如學佛人枯禪侶頑石旣免斧斤  
憂豈畏滄桑易卓然四無倚蕭閒度晨夕五岳只一卷四  
海只一掬具在盆盎中玩之豁心目更有九節蒲青青滿

巖谷食久羽翼生其功逾杞菊予與戴葑坪延年皆和之  
敬夫又用前韻贈予三人杲堂云老禪解禪縛樗散置元  
要往往弄狡獪幻出曇華妙結習未全刪三詠敦夙好秋  
深足佳句每喜僧雛到贈予云腹能容五車身不滿七尺  
文學世其家風騷歸此席詩亨心太平自然忘困厄竭來  
蓮社遊酷似陶彭澤葑坪云清絕戴處士宜置巖壑中比  
年混塵市兩鬢霜蒙茸所學無端倪步趨安可蹤高館隔  
一溪我常坐春風散夫又作盆山三首其一云蕭然牖戶  
何幽佳窈窕數峯座右排桤靜未能入品穴爲山聊復開  
胷懷顛米見之必生妬髯蘇來此可與偕安居勝覽有如  
是欲投竹杖拋芒鞋其二云險莫險乎夔峽間樂莫樂兮

三神山吁嗟畏途詎可問縹緲仙島無緣攀何如咫尺盆  
盎石亦復瓌奇蒼翠斑造物小大其致一試看几席浮煙  
鬢其三云天寒矮屋如古湫潛身屋底常低頭賴此窆兀  
王神氣直將磊砢爲朋儔宣州幾卷秀且皦鬱林片甲廉  
而幽鄙人硜硜守貞介被褐讀書何所求嘉慶丙寅子將  
遊新安散夫送予云孤花馨草澤幽禽轉林梢詩人動天  
機駕言遊以遨襍被將理楫直渡錢唐潮吾聞佳山水恨  
不生羽毛尻輪與神馬竊願爲前茅耳目日日新花柳村  
村嬌沿洞入富春高歌狎漁樵桐廬鑿須眉雲海吟松濤  
子行我何堪朶頤送蘭橈肯早寄新什亦足快老饕戊辰  
予在粵中散夫寄予詩有舊交禪老新凋喪說與君知又

弟蓮之句是時散夫居母喪杲堂亦示寂故云是年秋子  
從粵中歸越二年而散夫死散夫鰥居無子子感舊云板  
橋流水帶柴荆有母臧羊弟與兄一自臯魚身去後南園  
風月爲誰清蓋散夫有兄亦無妻而散夫先卒也

曹允泰字履開號研香蘇之葑門人也家貧以教授自給  
持齋修淨業好吟詩聲光黯然惟彭進士紹升頗知之中  
歲有故人爲廬陽教官者故嘗遊廬陽晚年貧甚依海會  
宗公課小沙彌年七十有九而卒平生於宗教甚深修淨  
業甚篤時於睡夢中持佛號聲琅然出戶外所爲詩多迦  
陵音故又號半禪子嘗著唯心靈雲二賦言其自得之旨  
予嘗遊海會見之古殿旁年七十有八矣猶能書蠅頭細

字目力炯然及卒宗公收其遺藁四百餘篇以示貝君旣  
勤貝君錄而藏之今其藁在善慶庵

陳鶴字鶴齡一字馥初號稽亭長洲人嘉慶丙辰進士官  
工部虞衡司善經義能古文嘗輯明季資治通鑑未成而  
卒予感舊云歸來寂寞子雲居懷抱溫溫自藹如柄鑿宦  
途甘退屏此心未了只殘書

龔淪字掌衡號易槃乾隆丙午舉人初名綸報捷時誤書  
淪曰吾其沉淪矣夫遂因而不改其學無所不窺尤明天  
官嗜宗教所著有述古說阮芸臺尙書刻入籌人傳中卒  
年六十一予感舊云瞥見曇華豔滿空多生慧業本圓通  
年來悟徹無生旨指點乾坤手掌中

怒逐嫗嫗窘哭於涂給之錢令贖金還壻母子復依壻如  
故又有吳姓夫婦賃居鄰右困乏不能自存舍之外舍而  
以其屋食之當爲負販資寒夜五鼓起就食廠糜親爲啟  
閉已而夫婦皆病疫復爲之調治湯藥卒全其生卒年五  
十有五子二長元吉長洲增廣生次履祥早卒元吉初名  
履謙字啟祥號掬爽子陽祖也幼有成人度晨興赴塾門  
未啟拱立以俟無怠容年未冠遭父喪貧甚學幾廢有汪  
麗川者罷官歸招之其家讀書因事其弟元忠講授經義  
補長洲縣學生爲人樂易無城府接人和無少長咸得其  
懽心尤推服好古慕道之士人有一善卽僕御亦不輕視  
獨於貪冒無厭放利而行者避之若兔性狷介雖故人顯

達亦不樂見之一室蕭然不蔽風雨晏如也妻亡不再娶  
春秋佳日好遊林泉勝地以自暢適歲時與族人卮酒爲  
歡酣嬉不厭囊無一錢儲人不見其憂慍色卒年五十有  
一子一卽子陽之父也名滋晚字種之長洲縣學生其世  
居在陸墓鎮之廣慧橋門外有古槐一株蓋枿而復生者  
種之見樹有創以土室之創合而槐益茂因自號補槐其  
爲人古方有節概善稱說前事故其學有祖父風子陽  
承累世文學之傳穎敏嗜書弱冠補博士弟子員益讀書  
治古文駸駸日上矣道光辛巳恩科赴省試疾作自金  
陵歸未至家百里卒於毘陵舟次年二十有七所著詩文  
橐若干卷述雅若干卷藏於家子陽有弟熊鵬攜往館齋

課之熊鵬天歿子陽悼之以文悱惻動人可想見其友愛  
之情也與人交和而擊其學無所不窺雖祿命占筮之術  
亦旁及焉種之命修族譜未成種之乃自爲之未幾種之  
亦卒

蔡雲字立青原名維靖字安叔號鐵耕元和縣學生負文  
名四十餘年又工詩汪家南先生亟稱之嘉慶二年冬予  
與張云遷及安叔遊查山同宿六浮閣六浮閣者明李長  
蘅所名欲建未果而張氏成之者也明日讀檀園集望六  
浮止得其五云遷曰吾知之矣其一浮者殆檀園自謂如  
歐陽六一之意乎安叔曰山以查名蓋取浮查之意或卽  
指此山以爲亦一浮耳越日爲長句以示予其詞曰查山

之陽六浮閣五松舊主勸營作命名實始李長蘅傳播詞  
壇今勝昨點點青螺浸具區近多虧蔽遠糊糗七十二峯  
俱我有取之不盡何其迂當窗展讀檀園橐十千未辦標  
題早定然夜宿山人家便縛茅亭亦草草六浮不解意云  
何五浮迭見於詩歌豈其涉筆失檢點繼此遂以訛成訛  
主人大笑吾知矣正同六一歐陽子浪遊踪跡等飄萍一  
浮或卽檀園是予謂一主延五賓意者指山不指人查山  
得名良有據如查浮在湖之濱小長蘆記縣津敘造喜釋  
山尤覩縷爲長爲白及爲茅如笠又如箭與苧亟呼土人  
細問之其右五浮若列眉首銳末歧乃非兩箭苧合一毋  
庸疑詩翁觸境偶會意舊額大書真好事紛紛著展有誰

傳便是才人十無二卽今少長六人遊相看各歎浮生浮  
安知閣名不爲我輩設但願此詩此閣俱長留安叔晚年  
失子遂托於酒抑鬱以終

李福字備之號子仙嘉慶癸酉舉人吳縣人也工書善詩  
其書以韻勝詩和平雅正其咏桂有未開先有信已落尙  
聞香之句所著有隆禮堂集  
貝潢字廣安號五泉吳縣人也祖紹溥字載南號慕庭以  
商旅起家好讀書構別業於璜山之陽名曰澹園嘗謂諸  
子凡人勸建基業豈特爲子孫計耶鄰里鄉黨朋友親戚  
皆不容歧視也歲暮懷金獨行委巷門遇凍餒及無以卒  
歲者周恤之患僞藥之害人也贖而焚之費不下萬金廣

安爲人不慕榮利好靜而嗜書奉母居於澹園讀書之暇與山中人搜訪奇勝往往乘月而歸年未三十卒於澹園予嘗至其處竹樹蕭疎亭臺荒落慨然有懷而弔之以詩曰竹樹蕭蕭滿一園斜陽影裏悄無言故人當日讀書處開徧梅花只閉門時嘉慶丙子歲也

杜厚字載焉號拙齋爲人沉靜寡言笑而深於情平生不治他技專攻漢隸書漢氏諸碑臨寫無虛日所居小樓題曰借月貯書籍書畫於其中性好客嗜畫客至則瀹茗清談終日忘倦暇輒爲人作隸吳中好事者往往家有其書而善畫者亦樂贈以畫嘗乞諸畫家畫菊人繪一幀聯爲大卷名曰菊隱故又稱菊隱先生晚年遭骨肉之變又得

軟脚病年五十六遽卒載焉卒鮮有能繼其風者矣

顧崧字岳生號翳庭家貧力學通竺典工畫花鳥蟲魚率意落筆皆有生動趣又善寫真祖母富氏以節孝著岳生寫其遺容端嚴溫厚神致如生嘗欲爲所善友人繪一真名之曰金蘭譜而未就爲人孜孜好善喜以良藥施人隱於市人皆敬信之嘉慶十八年爲其祖母請旌建坊以成父志道光元年七月卒知交莫不痛悼蓋不獨惜其藝亦重其人也時又有王有仁淇園談友仁聞補朱康菴橋皆善寫真與岳生善

此冊僅就予所識者記之呈漏之譏寡聞之誚俱不能免後有作者推而廣之或可備志乘之擇也醉經居士





